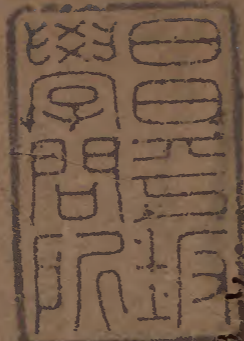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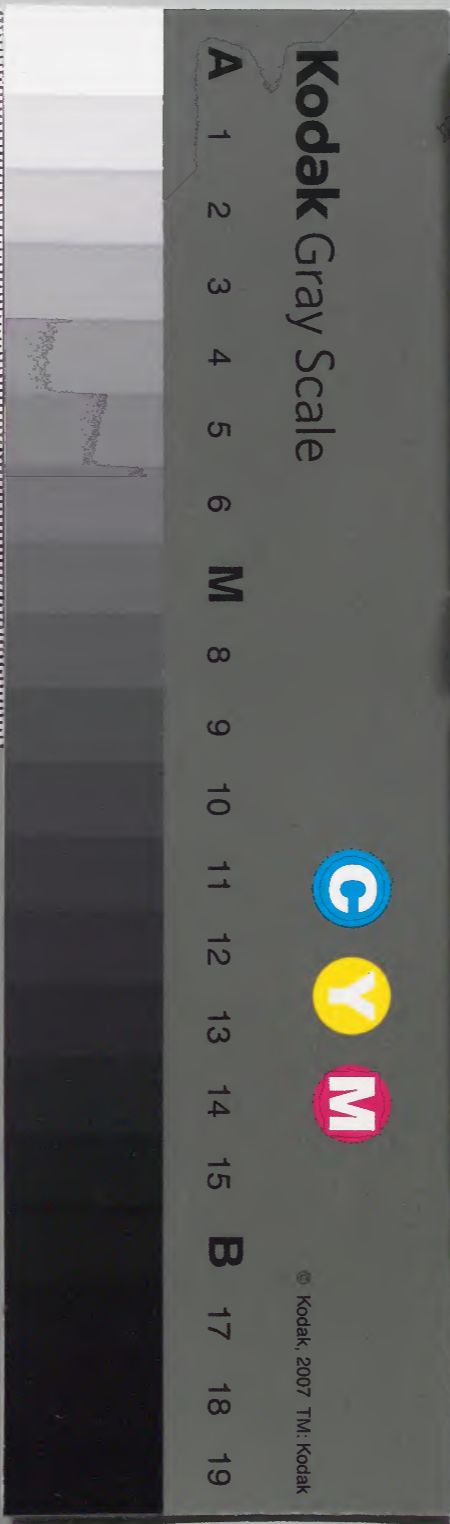
百四十七之八



漢書門類	二三	二	一	一
	四	一	一	一
	三	一	一	一
冊架	一	一	一	一
冊架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三	二	一
		四	一	一
		三	一	一
冊架	冊架	一	一	一
冊架	冊架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70)
函號	290 140



魏續卷一百四十七

北齊書二

列傳

后妃

神武后婁氏名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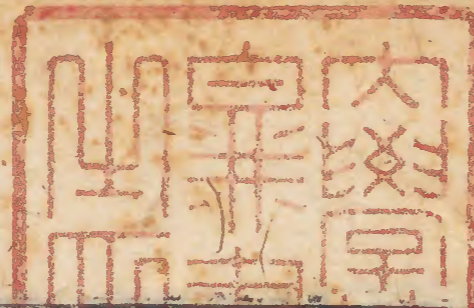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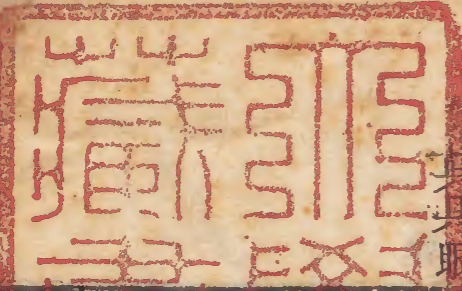
之，竝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

婢通意，致私財使聘。已而父母不得已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

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拜渤海王妃。閭內之

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性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

寬厚不妬忌。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出師，后孿生一男一女。



淺草文庫

難

左右以危急請追神武后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
 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沙苑敗後侯景屢
 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以告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
 理得彼失此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
 决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
 神武愧謝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袍袴手縫戎
 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
 言當用人才義不以私亂公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
 所以遲久天保初尊為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尚書令
 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疎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定策誅

費心

蠕蠕以
魏文乙弟
氏處之奈
何

之下令廢立孝昭崩太后下詔立武成大寧二年春太后廢
 疾衣忽自舉四月崩年六十二謚曰明先是童謠曰九龍母
 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非袍如故登三臺置酒作樂
 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
 於昆季次第九
 蠕蠕公主阿那瓌女也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
 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為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
 則可神武猶豫婁后及文襄並請乃使慕容儼往聘之武定
 三年八月神武迎於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禿突佳送女曰待
 見外孫然後返國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疾不

得往公主所禿突佳恚怒神武自射堂輿疾而至神武殂文襄從蠕蠕國法妻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尔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生彭城王浹神武娶蠕蠕公主尔朱氏迎於本井北蠕蠕公主不相見前後别行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鳴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為尼神武為建佛寺天保初為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害小尔朱氏后之妹也初為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湝與趙郡公琛私通徙於靈州後適盧景璋

建明必孝
是妃以榮
之女故為

好開釋

欲出脫之也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祖妹也初為魏廣平王妃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征劉蠡升文襄烝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為証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婁后亦見隔絕時尔朱氏有寵生子浹神武有廢立意文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來朝偽為不知者請婁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姦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蓋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膚妃晝夜供給看瘡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屎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今女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婁領軍勲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未必實神武因使子如鞠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

史記

卷之二十四

七

何意畏威自誣因令二婢反辭脇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
 虛言神武大悅名后及文襄后遙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
 且拜且進父子夫妻相泣遂如初神武置酒曰全我一家者
 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匹
 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爲相州長史神武尅鄴欲納之京之
 不許遂牽曳取之游氏於諸妃中最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
 常令主之

以爲大不
 如李氏何

文襄后元氏魏孝靜之姊也封馮翊公主歸於文襄容德兼
 美曲盡和敬文襄爲世子時生河間王孝琬三日孝靜幸其
 第贈錦綵布帛萬疋文襄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

滿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天保六年文宣昏狂
 乃移居於高陽宅取其庫藏曰吾兄昔姦我婦今須報之乃
 淫於后令魏安德王騎背上使人以絙推之又命吳人若辱
 之其高氏婦女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之於前帝每自呈露以
 示群下武平中崩怨其兄與高氏婦女何與如此罪惡浮於桀紂真禽獸矣
 瑯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妹也初不見齒爲孫騰妓
 騰放棄之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
 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
 暹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假以辭色居三
 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曰請得通名公主

文襄大悅，把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暹常惡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自作佞，乃過於吾。玉儀姊靜儀適黃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
 文宣皇后李氏，名祖娥，趙郡李希宗之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請依漢武故事，不改元妃。德正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問不得見。愔曰：「兒

武應作宣

訂新房之
 其

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武成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於后前執紹德罵曰：「汝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撻之，流血淋漓，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愛佛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還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父，韶妻元氏為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韶曰：「我會殺汝婦。」元氏懼，匿太后宮中。終文宣世，不敢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邕。
 薛嬪，本娼家女，年十四五時，為清和王岳所好。其父求內宮

史緯

卷之一百四十七

五

中大被嬖寵其姊亦進御文宣後知經與岳通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有娠過產斬其首藏之於懷往東山宴會勸酬始合忽揆出頭投於枓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莫不喪膽帝方收取為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孝昭為常山王納為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氏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后隨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開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殺樂陵王后被閹隔不得與家相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子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鵲鳴於帳上後主立尊為皇太后武成幸和士開每令與后握槊因而姦通武成崩後數出詣佛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于獻屋壁武成之所御也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獻寢處以為昭玄統僧徒謂之太上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名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發皆伏誅并殺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先

史紀 卷之十一
馳入南城，令鄧長顓幽太后於北宮。久之，帝令使者迎太后。太后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不敢食。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叙鄭莊公還姜氏。當時深以為愧。齊亡入周。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既失母儀，自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左昭儀。后被寵愛，斛律后廢。陸令萱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珽請令立昭儀，遂登為皇婦。令萱以非已所立，乃於太后前作色大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令萱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立剃其髮，送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與斛律

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舍利，小字黃花，斛律后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或云即欽道女也。欽道婦妬，黥輕霄面，欽道伏誅。黃花入宮，有幸於後主。女侍中陸令萱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時後主未有儲嗣，令萱請斛律后養恒為兒子，遂立為皇太子。令萱以穆陸為國大姓，奏賜夫人姓穆氏。其子駱提婆亦改姓穆為兄弟焉。胡氏廢，遂立為皇后。大赦，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后之瑞焉。」初武成為胡后，造珍珠裙

務所費不可勝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后復爲營之侍中
薛狐聘周遣商胡齋錦綵三萬疋與同往欲市真珠爲后造
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乃別市造焉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
觴滿盃酌言爲后不久也後主自立穆氏後昏飲無度故云
清觴滿盃酌后既以令萱爲母提婆爲家更不採輕霄輕霄
療面欲求見太后令宣使禁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名小憐穆后妃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
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
願得生死一處命處陸基堂曹昭儀所居也淑妃惡之悉令
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

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之及帝至晉州作地道攻之城陷十
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
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
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抽攻城木更造遠橋監
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渡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
有功勲將立爲左皇后令內參馳往晉陽取皇后服御帝與
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
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途
中遇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着之然後去帝先赴鄴太
后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

所謂魚在
十沼亦匪
兒樂矣

史綱 卷之四十一
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一老嫗朕豈與
公惜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
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
應看膝上絃達妃爲小憐所譖幾至於死後隋文賜達妃兄
李詢令着布裙配春詢母逼令自殺樂人曹僧奴進三女于
後主大者忤旨刺面皮小者善琵琶爲昭儀以僧奴爲日南
王僧奴死後兄弟妙達等二人同日封郡王爲昭儀別起隆
基堂極爲綺麗令萱誣以左道殺之

諸王

永安王浚神武第三子也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

故在有無
之間

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更被寵八歲時問博士盧景
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
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封永安公遷中書監出爲青
州刺史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酒過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
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
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有人以
白帝帝銜之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作
狐掉尾戲浚言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於屏處責楊愔不
諫愔以聞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還州上
書切諫詔徵浚浚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泣送者數千人

湛該死

及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浚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悲懼聲戰帝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與浚不睦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與浚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浚浚皆有雄畧諸王傾服之帝與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浚輒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帝舊蒼頭也時令害浚故以配焉乾明元年贈太尉謚曰簡平無子以彭城王浚第二子准嗣

彭城王浚神武第五子也元象元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

樂公時年八歲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筆迹未工曰五郎長待開國書畫如此宜更用心浚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先生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毅甚慙武定六年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蔡佐胥吏往來皆自資糧食人間事纖介必知濕浹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浚知之守令畢集浚謂達曰食鷄羹何不還直也達謝罪合境號為神明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為伴盜驅驢及脯去旦以告州浚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時人有牛被盜牛黑背

如盜不賣
若何凡此
皆偶然耳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
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洩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
牛主認之因獲盜建等嘆服有老母種菜三畝數被盜洩令
人密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
盜政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
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
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日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
此鄉食聊獻蔬薄洩重其意為食一口轉司州牧從事皆選
文士明剖斷者州舊案五百餘洩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恐犯
權威詣閣諮陳洩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

美反以是為言耶修等慙而退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
除尚書令皇建初拜大司馬轉太保武成立遷太師錄尚書
洩明練世務斷事以情車駕巡幸洩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
群盜田子禮等謀用洩為主詐稱使者向洩第稱救牽洩上
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
朝野痛惜焉洩妻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
殺謚曰景思子寶德嗣
上黨王渙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神武愛之曰此兒似我
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曰人不可無學但不必為博士
耳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公文襄遇賊

以七為漆
以漆為黑
免酷至此

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變矣彎弓而出
除冀州刺史有美政封上黨王歷尚書左僕射六年送梁王
蕭淵明還江南破東關斬梁將裴之橫威名甚盛八年錄尚
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自神武來每出行不欲見沙門
為黑衣故也文宣幸晉陽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
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
伯昇馮河而渡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置地
牢下歲餘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刺史馮文洛
帝舊奴也時令文洛殺渙故以妻焉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
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

庚人

并州婦人
與男子
不異故換
去

詣之李氏盛列左右引文洛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
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家奴猶
欲見侮杖之一百流血灑地子寶嚴襲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天保初封拜太保并州刺史時有婦
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
州言之湝出靴示眾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豈
有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因捕獲之時
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右丞相出為青州刺史州民崔蔚波
等夜襲州城湝部分齊整擊賊大破之轉瀛州後主奔鄴加
湝大丞相安德王延宗稱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曰

潛不負國
盧不負潛

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
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幼主禪位潛使竟不達
潛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招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
憲來伐先送書并赦詔潛沉諸水戰敗潛孝珩被擒憲曰任
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不幸獨存
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
城潛馬上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與後主同死妃
盧氏賜斛斯徵蓬首垢面長齊不言徵放之為尼隋開皇三
年表請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遷尚書令以滑稽

便嬖有寵於文宣常命湜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張晏
之嘗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僕何禮焉帝
於是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
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
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瘡死也乾明初贈太
師錄尚書事謚康穆子士義襲爵
博陵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
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
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
主聞之使人殺之贈太尉錄尚書事謚文簡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爲齊州刺史。加太傅。薨於州。諸王中凝最爲孱弱。妃王氏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禁。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

馮翊王潤神武第十四子也。廉慎方雅。習於吏職。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廻洛與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搆廻洛。決鞭二百。杖決杖一百。遷尙書令。領太子太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尙書。太師。太宰。薨。

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河南王孝瑜。文襄長子也。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孝瑜預其謀。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謙慎寬厚。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盛興後園之翫。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賜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槩。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納之。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廢及士開。皆側目。士

謙慎安在
爰則兩杯
忘則三十
一杯喜怒
可常耶

開告其奢僭，獻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余朱摩女，事太后時，孝瑜與之通，後為御女。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灌酒三十七盃，使婁子彥載以出，檻之於車。孝瑜體肥，腰帶十圍，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謚康舒子弘節嗣。孝瑜母宋氏，魏潁州王斌之妃，文襄納之。孝瑜死後，為孝瑜妃盧氏所譖，武成殺之。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妙絕當時。後主自晉州奔鄴，集王公議。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

之宜，使任城王領幽州兵入玉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承業領洛州兵向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官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鳳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非謂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乎？二人恐其變，出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砍柱，長嘆曰：「大事去矣！」至州以五千

人會任城王於信都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乞扶令和叛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傷數處遂見虜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聲淚俱下憲咨嗟改容親為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由神武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我以親藩不得握兵符受廟算稍展心力今日至此恨何可言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纔至口淚下嗚咽周武乃止其年十

襄城王淸
武第八

月疾甚乞還葬尋卒葬于鄴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小鷹犬少年唯廣寧襄城蘭陵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稱之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累遷尚書令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泣諫請委趙郡王劼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既退拜并州刺史河南王孝瑜死諸王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怨諸執政為草人射之和士開祖珽同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乃指大家也初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說上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將建金鷄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

瑋賊真可

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奏聞不從帝
 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以為反訊其諸姬有陳氏無
 寵誣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實文襄像也帝怒使武衛赫連
 輔立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誰是爾叔敢呼我作叔
 孝琬曰神武帝嫡孫文襄帝嫡子何為不得喚作叔帝愈怒
 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子正禮嗣
 蘭陵王孝瓘一名長恭文襄第四子也芒山之敗長恭率五
 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
 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為蘭陵王入陣
 曲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

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惡之及在定陽頗貪殘其屬尉相
 願諫長恭不答相願曰豈非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
 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見忌此適以速禍長恭泣下
 前膝問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
 重宜屬疾勿預事長恭然之而未得退歎曰我昔面腫今何
 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
 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此也妃曰何不求
 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得見遂飲藥死贈太尉謚曰武長
 恭面柔心壯為將躬勤細事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在
 瀛州叅軍陽士深表其職免官及討定州士深在軍甚恐張

恭曰吾本無此意乃杖士淡二十以安之嘗入朝僕從盡散
食唯一人隨還長恭亦無所譴武成賞其功賜妾三十人唯
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盡燔之武成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
腹上令溺已臍中曰弱子可憐問欲作何對曰欲作衝天玉
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
王除定州刺史所行不法孝昭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武
成立延宗驕暴不俊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
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
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

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書言
不可淚流滿紙河間死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
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
司徒太尉平陽之役後主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擒周開
府宗珽及再戰延宗以麾下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
軍獨全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
臣臣能被之帝不從及至并州聞周軍已入勳鼠谷帝將奔
鄴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延宗曰陛下安
坐臣爲陛下死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
奔鄴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不能出死力延宗不

得已卽位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
 關夜遯莫知所之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
 逼今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
 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爲爪牙衆附之不名而至者前後
 相屬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俯人皆笑之及其赫然奮
 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宮女以賜將士
 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延
 宗得之左右曰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
 嗚咽衆爭爲死兒童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甌石以禦周軍開
 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

婦話

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開府韓骨胡抵城南沐陽王和阿于
 子右衛將軍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
 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尙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
 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段暢以千騎
 投周周軍際昏入東門進兵焚佛寺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
 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砍刺死
 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畧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
 牽馬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僅得出門齊人追擊幾中焉城
 門阨曲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始達周營時四更也延宗謂周
 武隕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髭者不得齊人旣勝入坊飲

癡

段暢該萬

史綱 卷之十一
酒盡醉卧延宗不能復整周武欲遁歸齊王憲及柱國王誼
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盛言城西空虛周武乃駐
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還攻東門剋之延宗拒戰力屈走至
城北見禽周武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逼
國主周武曰兩國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
使復衣帽禮之延宗在鄴時見兩日相連以十二月十三日
晡時受敕守并州十四日建尊號十五日被圍至旦而敗年
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周武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
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
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

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欲仰藥自裁侍婢苦諫
乃止周武誣後主及諸王云應穆提婆反賜死皆自陳無之
延宗獨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
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
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承之德之當滅
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
信云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後主奔鄴以為尚書令定州刺
史周武帝以封輔相為朔州總管朔州齊之重鎮諸勇士多
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當萬謀執輔相迎紹義紹義至馬

邑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皆齊舊臣復反周從紹義
 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為
 周守前隊以所部降周周復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
 宇文神舉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大敗紹義奔突厥尙
 有衆三千人謂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辭者大半突厥他
 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親重凡
 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代人高寶寧為營州刺史周武遣使
 招慰之寶寧不受上表勸 紹義遂即帝位以趙穆為天水
 王他鉢聞寶寧得平 諸部舉兵南向周武帝將北伐
 遇疾暴崩紹義以為 盧昌期據范陽表迎紹義紹義

至幽州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周遣將軍宇文恩
 將兵馳救幽州為齊軍所敗而昌期已為宇文神舉所殺紹
 義聞范陽陷素服舉哀廻軍入突厥寶寧還據和龍周遣賀
 若誼購紹義於他鉢他鉢偽與紹義獵使誼執之流於蜀紹
 義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渤海紹義在蜀遺妃書云
 夷狄無信使吾至此死於蜀中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紹義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
 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飲酒一舉數升以此薨

樂陵王百年孝昭太子也孝昭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手書
 曰百年無罪汝可置一好處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

前人何人

奇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一

三

三門該死

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一夜
 盆自破帝欲以百年厭之博陵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
 數敕字德胄以奏帝帝發怒使名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
 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
 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流血遍地
 氣息將盡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埋於後園妃把玦哀號
 不食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肇之乃開時年十四後
 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
 一足有靴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一髻一解
兩髦也
 南陽王綽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

生武成以綽母李氏非正嫡故貶為第二綽十餘歲留守晉
 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綽砍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
 不敢復言為司徒冀州刺史裸人使踞為獸狀縱犬噬殺之
 左轉定州綽管記扶風馬子結有文學每出遊獵令子結走
 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墜馬乃
 止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恣情強暴云學文宣
 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
 號哭綽怒縱狗使食之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詔獬
 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曰多取蝎將狙混
 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曉得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其性與人

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鳳出綽為齊州刺史將發鳳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曰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與綽後園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葬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御史中丞大司馬遷大司徒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

愛其子在是村

公皆遙往車去牛頓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捧之自都鄴後此儀寢廢武成欲寵儼使一依舊制初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徒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或為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從駕王師羅後至武成欲罪之對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遂置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水早李還怒曰尊兄

積至此

已有我何故無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常言於帝曰阿兄懷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奢恣意甚不平謂之曰君等營早晚當就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射人數步向者對之不覺汗出天子前尚不然由是深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每日見太后詔除太保帶中丞督京畿餘官悉解北城有武庫欲移儼于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宣與儼左右高舍洛劉辟疆說儼曰殿下被疏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中馮

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贊成其事儼令子宣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他文書奏之後主不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庾伏連曰奉敕令收士開伏連請子琮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兵于神虎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徒逼之曰事旣然不可中止儼遂率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名儼命反縛將殺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曰士開擁兵馬謀廢至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實合萬死臣故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

家太后也

入字不

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鳳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令萱母子殿下以兵也入必不免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顧兵士曰孝昭帝殺楊愔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于永巷帝率宿衛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自至千秋門號令甲士琅邪必不敢動領軍皮景和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不進光就

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王子宣高舍洛等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支解暴之都街下欲盡殺文武職吏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有白馬佛塔是石虎為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浮圖不利于王儼不從拆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疑懼宜早為計何洪珍

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輦迎祖珽問之珽稱
 周公誅管叔季友好人酖慶父帝納之使右大將軍趙元偁誘執
 儼元偁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
 出元偁為豫州刺史九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弟出獵當
 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
 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
 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殺之時
 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于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
 餘聲便擁入殿葬于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四
 男皆幽死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齊亡乃嫁焉琅邪

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後多死於長安
 武成第六子高平王仁英以清狂免死徙蜀隋開皇中追還
 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

宗室

趙郡王叡父琛高祖三弟也叡幼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
 愛養于宮中令游妃母之恩同諸子年四歲未嘗識母其母
 魏華陽公主也有中表鄭氏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
 親游氏叡既問知精神恍惚高祖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
 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
 高祖命元夫人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抱頭大哭高祖甚

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子鮮有及者獻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獻歎十歲喪母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長齋骨立柱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卧起日夜喻之由是高祖食必呼獻同按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將婚娶貌有戚容世宗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嫌而不樂獻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深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憫然襲爵南郡王除定州刺史加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獻留心庶事稱爲良牧天保六年詔獻領兵數萬監築長城時盛夏獻屏除蓋扇與軍人同勞苦定州有藏冰長史宋欽道以獻冒熱倍道追送獻見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心

獨進寒冰遂至消液竟不嘗之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獻親帥營伍彊弱相持有無相贍衆賴以濟八年除北朔州刺史獻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鎮無水泉獻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號曰趙王泉孝昭臨崩拜尙書令天統中追贈獻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趙郡王妃謚曰貞昭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甚寒獻跣步號天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尙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避之獻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令取獻節度而假孝先總之帝與官人被緋甲登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

汝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
 陘嶺凍滑乃鋪鹽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
 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段孝先自晉陽失道士卒為虜所
 屠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好貨任城王潛曰何
 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
 獻為能加尚書令進太尉獻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
 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發其意世祖崩獻與馮翊
 王潤安德王延宗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任并奏太后
 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獻不許中官奉太
 后旨私謂獻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故苦違獻曰嗣主幼

冲豈可使邪臣在側吾守之以死遂重進諫太后令酌酒賜
 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其夜獻方
 寢見一人長可丈五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失所
 在獻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至此恐不能久旦欲入
 朝妻子咸止之獻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
 人傾危宗廟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有人
 曰殿下入恐有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
 后復以為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令劉桃
 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之詔以王禮葬無
 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入周卒

清河王岳高祖從弟也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覘之而無燈乃移高祖于別室如前所見怪而筮之遇乾之大有占者曰是謂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高祖起兵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高祖大悅中興初除鎮東將軍戰於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因回師表裏奮擊大破賊封清河郡公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拜京畿大都督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岳性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

立高祖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貞陽侯淵明率眾於寒山掘泗水灌彭城與景為聲援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南討大破之淵明俘馘數萬景在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相持岳又破之景單騎逃竄除太尉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封清河王加太保梁蕭繹為周軍所逼遣使請援詔岳為大行臺救江陵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畧地剋郢州獲梁刺史陸法和詔岳旋師岳屢有功績威名彌重性華侈好酒色歌姬舞女列鼎鳴鐘諸王不及也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情禮甚薄歸彥啣之及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

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其壯麗意不平會帝召婦人薛氏入宮岳先嘗使其姊喚之至宅帝鋸殺其姊讓岳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鳩岳曰臣無罪飲之而死朝野惜之時年四十四贈太傅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兵器并甲千餘領世宗末岳表納之世宗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請納又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許之後歸彥反世祖曰清河忠烈而歸彥毀之以歸彥良賤百口賜岳家重贈太師配享世宗廟廷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子也遷北豫州刺史及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鷄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二人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汝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二人諫不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示永樂以二人清直擢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謚曰武昭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毆擊行路時人呼為阿伽郎君封廣武王有天恩道人至克暴橫行間肆後入長弼黨文宣收掩付獄其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叛入突厥不知所終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歷位司空太傅。薨。子元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志不能固。啟求歸復本任。縱酒肆情。廣納姬侍。除領軍。器小志大。以智謀自許。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誅楊愔。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孝昭留濟南。主於鄴。除領軍。庾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羨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羨視事。時有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丞相府在北城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鷄。武成小字步落稽。道人濟

南小名打鐘。言被擊也。旣而太史奏鄴城有天子氣。孝昭以爲濟南應之。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謀之。元海曰。皇太后萬福。陛下至孝。殿下不須別慮。武成強之。元海乞還省。思之。武成留元海于後堂。元海遶牀徐步。達旦不眠。夜漏將曙。武成遽出曰。良策如何。曰。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必保泰山之安。此上策也。若其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請青徐二州刺史。沉靜自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恐誅。武成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

勅名濟南
之勅也

武成有反
心不得專
責元海

以此勅執斛律羨斬高歸彥奉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
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而意向未決使鄭道謙卜之曰不利
舉事靜則吉時有林慮潘令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官車當晏
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于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皆
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送濟南于晉陽及孝昭
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太子詹事元海為和士開所譖被
捶馬鞭六十責云汝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
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可為使出為兗州刺
史元海妻陸太姬甥也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
政元海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以其所言

子由分
弟山已
養之矣
待何也

告大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
於鄴城謀反伏誅元海好亂樂禍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
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僕
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
弟思孝本浩氏子思宗養以為弟待之甚薄為左衛大將軍
從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曰爾擊賊如鶻入鴟羣宜思好事
改名思好累遷尚書令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
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
好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

商胡醜類擅權幃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聞于聽受專行忍害母后深幽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于東門光弁擎鷹于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魁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獻實曰宗英社稷惟寄丞相斛律光世為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戮孤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擁率義兵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時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劉桃枝軍狄士文

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平郡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露布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暴思好屍七日屠剝而焚之烹尚之于鄴中令內參射其妃仍焚殺之思好反前有人告其謀反韓鳳女適思好奏其誣告朝貴不殺無以息後遂斬之思好既誅其弟訴求贈卹鳳不為通時臨淮王婁定遠為瀛州刺史穆提婆求其弟伎妾定遠不許提婆因思好作亂令臨淮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好通後

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定遠自縊死
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也父徽河東太守卒官徽于神武舊
恩甚篤徽在長安與婦人王氏私通生歸彥至是年九歲神
武撫之悲喜除徐州刺史天保元年封平秦王除領軍大將
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
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廢帝自晉陽之鄴楊愔宣
勅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
由是怨愔愔等欲去二王問計于歸彥歸彥詐喜請共高元
海計之馳告二王二王于是誅愔等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
寧拒之不納歸彥喻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

昭踐祚彌優重之每入見在平原王段韶上為司空兼尚書
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
之孝昭崩歸彥迎武成于鄴武成即位進太傅領司徒從武
成還都諸貴戚競要之歸彥所至一坐盡傾既地居將相志
意盈滿發言凌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
尋其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數言其短上
欲出之名魏收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
丞相登位今以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
太宰冀州刺史勅門司不聽輒入時歸彥縱酒經宿不知及
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乃通名謝勅令速發至州不自

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為
 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于南境置私
 驛聞軍將至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
 挹別駕陳季璩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疑歸彥有異
 連名密啓歸彥收仲鸞等殺之官軍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
 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
 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卑義雲高乾和誑惑聖
 上疾忌忠良但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城破單騎北走至交
 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
 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

公父趙郡
 上珠也

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帝使讓之歸彥曰高元海受厚
 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
 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
 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
 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魏時山崩得石角
 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
 曰汝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
 骨三道著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鞍擊其額血被面曰
 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歸彥竟反云

尉景

尉景善無人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神武生而皇妣韓氏
 殂養于常山君景從神武起兵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封長樂
 公轉冀州刺史大納貨賄發夫田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
 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
 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
 百姓我何為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汝計
 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汝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歷位太保
 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
 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
 帝乃許之黜為驃騎大將軍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動叫曰殺

尉景父子
 有天子故
 人之意高
 比能全之
 亦悔道也

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逼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瓶生因出其掌神武跪謝之景有果下馬文
 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
 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杖文襄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
 兒不可慣何須乾啼溼哭耶授大司馬卒贈太師尚書令齊
 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配享神武廟庭子粲少歷顯職
 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子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十
 餘日閉門不朝帝遣就宅問之粲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
 粲父為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粲彎弓欲射使者使
 者以聞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

史紀 卷之十一
親詣其宅慰之，追封景長樂王，祭襲爵位，司徒太傅。卒，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辯率千騎覘候。至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開皇中，爲浙州刺史卒。

庫狄干

庫狄干善無人，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正光初，授干將軍宿衛，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入京師，夏歸鄉里。從神武起兵，封廣平公。高慎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前驅。干上道，不過家，侯景留之，食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魏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

盛，諸將未欲南渡。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破之。遷太師。天保初，封章武王。干尙神武妹樂陵公主，以親地見待，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卒，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時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皇建初，詔干配享神武廟庭。

韓軌

韓軌，狄人，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從破余朱兆於廣阿，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軌從還，齊武賜城人戶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喜，嘆乃留焉。封安德公，歷位司徒。齊受禪，封安德王。軌

得其寡妻
及歸以婦

妹神武微時欲聘之。軌母不許。及神武貴，韓氏夫死，乃納之。生上黨王渙，軌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拜大司馬，卒贈太師。謚曰肅武。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改封東萊王，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作刀筆吏，披故紙，安能飲美酒對名勝乎？武平末，除尚書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

段榮，武威人，徙五原，少好星象。正光初，語人曰：吾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天下亂矣。或問曰：起于何處，當可避乎？榮曰：

亂始此地，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與高祖歸，余朱榮、高祖起兵，榮贊成大策。高祖討鄴，留榮鎮信都，授定州刺史。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封姑臧侯，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辭，竟不之州。除山東大行臺，卒贈太尉。武威王謚曰昭景，配享高祖廟庭。子韶，字孝先，領親信都督。從高祖拒余朱兆於廣阿。高祖曰：彼衆我寡，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强者，得天下之心。余朱氏狂狡，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却山之會，縉紳何罪？沈后殺主，天下思亂，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遂與挑戰，敗之。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于邕。

山高祖爲賀拔勝所逼，韶從旁馳馬，引弓斃其前驅，追騎不敢進，遂免。武定四年，從征玉壁，高祖不豫，令韶從顯祖鎮鄴。名世宗赴軍，高祖顧命曰：「段韶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寇宿預，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思令謀襲盱眙。諸將咸懼，韶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圍宿預，自將步騎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騎奔北，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陳霸先遁去，旋師宿預，遣辨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韶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執而斬之，封平原王。歷

顯快大意

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兼太傅、錄尚書事、并州刺史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周武與突厥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周人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有限，今冒雪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配中山宮，周邊境移書請還護母，并通隣好。韶以周人反復無信，護雖爲相，其實王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乃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弱，宜外許之。待通和之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迴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却山下，未進。世祖

謂韶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寇闕逼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世祖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逢周軍於太和谷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韶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無以對遣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斃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亦退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置酒高會策勲命賞除太宰左丞相武平二年正月命韶築威敵平寇二城于定隴二月

周師來寇遣韶與丞相斛律光蘭陵王長恭往禦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能攻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置戍而還周復寇邊韶攻服秦城周人于姚襄城南起城東接定陽作深塹斷絕行路韶密從北襲之遣人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大破之諸將欲攻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圖定陽及圍定陽屠其外城會韶病謂長恭曰此城三百長澗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

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設伏于東南澗口，賊出伏兵擊之，大潰。城主楊範降，韶竟卒。上舉哀，東堂贈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幃，勲勞既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溫恭周慎，有宰相之風。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貪財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黃門郎元瑀之妻，以謀逆沒官。韶美之上，啟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賜之。韶處之別宅，同於正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子深，尚公主，省中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子懿，嗣韶弟。孝言，韶以別封霸城侯授之。遷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以勲戚緒餘致位。

通顯，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宿其客宗孝王家，喚坊民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與淫婦遊，為其夫覺，孝言毆其夫死。時苑內須果木竹石，從漳河運石，科民間。及僧寺輸果木，孝言分取入私宅。事聞，出為海州刺史，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兼侍中，典機密，恣情用捨。請謁公行，將作丞崔成于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厲色遣下之。除中書監，加特進，復與韓鳳共構祖珽之短。珽出，孝言遷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勅監濬京城北墮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將等在。孝言部下典作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請轉官階。

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已任其所進用皆險縱之流遷左僕射
 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家風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閨
 門不和更相糾列坐事免官孝言雖贖貨好色然舉止風流
 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
 之士粗閑文藝引入賓館與同典賞其貧賸者時有乞遺世
 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大將軍開府

史籍卷一百四十七終

史籍卷一百四十八

北齊書三

列傳

斛律金

斛律金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
 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行遠近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
 臣為余朱榮別將孝莊立拜金紫光祿大夫余朱兆逆亂神
 武密懷匡復金贛成大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封阜城侯沙
 苑之役神武為西師所乘軍亂神武將再戰金曰眾心散離
 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

作名

史籍卷一百四十八

乃還甲士皆潰非金請還幾至危殆初神武欲城晉州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雖城何益乃止及敗于沙苑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行臺薛修義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汝輩負我前不聽城晉州使我不能決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修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將長孫子彥逼城下修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遁去高慎西叛周文攻洛陽金從神武破之除大司馬封石城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屢教乃就神武重其古質謂文襄曰人有讒之者勿信之文襄嗣事爲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威

陽郡王除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次子羨爲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爲藩衛詔其孫武都尙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躡躡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詔金屯白道以備之虜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討之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賜物千段孝昭踐祚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武成卽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

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及知其誤，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卒，年八十，贈相國、太尉、錄尚書，贈錢百萬，謚曰武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從文襄出野，見雁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二發俱落焉。年十七從金西征，射中

周文長史莫孝暉禽之于陣，擢都督。又從文襄于洹橋校獵，見大鳥飛翔雲表，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嘆曰：「此射鵬手也。」時號落鵬都督。天保十年，率騎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栢谷城主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皇建元年，封鉅鹿公，歷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于芒山，迴等大敗。光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死者築爲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後主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

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唯翫聲色，奈何！光女拜皇后，光轉大將軍，父喪去官。復除太保，襲咸陽王，遷太傅，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周衆大潰。光直到宜陽，與周齊王憲相持。光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次安鄴，憲率衆躡軍後，光縱擊，大敗之。虜其開府宇文英等，獲馬千匹。詔加右丞相。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夷夏萬餘戶并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來逼平隴，光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柱國紇干廣畧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于城下，取建安等四戍。

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詔散兵。光以軍士有功，未得慰勞，若卽解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軍營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人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奴榼頭，問之曰：「相王嗔我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有人形似其父，授以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律於我不實。」珽

一
冤債

賒菜而以
賜人者

自眼饒舌
合而為一
雖射鵬之
亦無所
加其力

由是懼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曰
此田神武以來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
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菜賒買于人負
錢三百萬賣菜者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
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寬忌光作謠言
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祖珽續之曰盲眼老公下大斧饒舌
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葺以
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
氏累世大將光聲震關西羨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上

父子兄弟
乃不往來

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鳳鳳以為不可事寢光嘗曰今帝
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疋府藏虛空此是何理受
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通啓求見帝使
以庫車載入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韓鳳
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
決行萬一事泄柰何帝然之而猶豫未決珽令武都妾兄顏
玄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上將星盛恐有災禍丞相
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散兵光令軍逼帝京將
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羨武都處陰
謀往來若不早圖事不可測帝謂洪珍曰人心大聖我前疑

大愚耳何聖之有

耶太廟見血以光宗社之臣也

光與珽亦無大怨乃至于此

其欲反果然先是天狗西流占曰主秦光襲爵咸陽王太廟及光宅並見血有二物如黑猪從光床下地中出走大蛇見屋脊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帝性怯欲誅光恐有變令洪珍召珽謀之珽謀賜光駿馬云明日將往東山游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剄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罨其頸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于地刻之迹終不滅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籍其家珽于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厲聲曰更得何

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珽大慙乃大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尙死我何惜餘生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每會議常後言言輒合理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人幕身擐甲冑爲士卒先有罪者杖之未嘗妄殺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汝十倍周人卽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長短濶狹皆如所量拓地五百里口不言功自結髮從戎未嘗敗北深爲敵人所

太廟所以
見而也
天下之善
耳此周
所以能并
齊也

憚無罪屠滅朝野傷之周武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
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此小子
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爲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清河三年爲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大州諸軍
事幽州刺史突厥衆十餘萬寇州境羨率諸將禦之突厥望
見軍威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羨喻之曰汝輩此行本
非朝貢若有實誠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大統元
年突厥木汗遣使請朝貢羨始以聞自是歲貢不絕加行臺
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
餘里其間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置戍邏五十餘所

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養馬二
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遷行臺尙
書令封高城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
尙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上書乞解職優詔不許進爵荆山郡
王羨常慮禍使人騎快騾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
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夢着柳鎖勸羨奔突厥羨不從占之曰
柳者加也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馳
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行臺僕射獨孤永業發定
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
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於長史廳事

太后淫放
啓亦無益

醜厭不盡

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無罪死自當知嘆曰富貴如此女
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殺其五子餘年
十五以下者宥之羨未死前令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
出城合家泣送日晚乃歸吏民莫不驚異燕郡守馬嗣明爲
羨所愛竊問之曰用以醜厭數日而變作羨及光並工騎射
少時金令其出畋還較所獲禽獸光所獲卽少必麗龜達腋
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責人問其故金曰
光必背上着箭羨隨處卽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金又命
子孫會射而觀之嘆曰光羨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光羨
世衰矣金兄平高祖起義以都督從侯景度江詔平爲大都

督率軍畧壽陽宿預三十餘城封定陽公青州刺史卒贈太
尉李百藥曰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
諧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
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敵報讐嗚呼後之君子可不戒與
有老公罪
不容誅

孫騰

孫騰咸陽人爲高祖長史高祖起兵信都騰常預謀策騰以
朝廷隔絕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衆將沮散高祖遂立中
興主封騰咸陽公侍中兼尙書左僕射魏平原公主寡居騰
欲尙之而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二人遂相間搆高祖

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深忌騰騰奔晉陽高祖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天平初爲尙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尙書令進司徒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獲疑爲人婢及爲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高祖怒解其官武定中遷太保博陵崔孝芬養貧家子賈氏爲女有姿色孝芬死其妻元氏更適鄭伯猷攜賈氏以往騰納之爲妾騰妻袁氏死騰以賈氏有子正以爲妻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迴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如此騰早依高祖高祖深待之置之內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由已親狎小人求納財賄生官死贈非貨

不行簡藏銀器盜爲家物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專恣不法騰爲甚焉高祖屢加譴讓終不悛改六年卒贈太師

高隆之

高隆之本姓徐氏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有參議之功高祖命爲從弟從高祖起兵封平原公拜侍中尙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權貴占良美貧弱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更均平之領營構大將軍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鄴營造隆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磴有利於時魏孝昌以後天下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八 九
多難、刺史太守兼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所在煩擾、
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加常侍、
假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請諸假侍中服用者、罷之、自
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獲五萬餘
人、群小誼囂、隆之懼而止、進司徒、錄尚書事、遷太保、時世宗
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世宗大加責辱、齊受禪、進爵
爲王、隆之性好小巧、於羽儀服制、多所改易、於射棚上立三
像人、爲壯勇之勢、顯祖曰、射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爲
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世宗委任僕射崔暹、黃門郎崔季舒
等、及世宗殂、隆之啓顯祖欲害之、顯祖不許、隆之亦通湯愔

之妻、故愔恨隆之、季舒等以前隙譖之、曰、隆之每見訴訟者、
必加哀矜之意、示非已所能裁、顯祖以隆之委過、要名禁止
書省、初隆之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當與王生死不相
背、或以告帝、又帝未登庸時、隆之常輕帝、及將受禪、隆之言
未可、帝深銜之、因此發怒、令壯士築百拳、放出、隆之渴求水、
飲之、或止之、隆之曰、今日大臣之體何在、後因從駕、道死、贈
大將軍、太尉、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尙文雅、
縉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世以此稱之、顯祖
末年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德樞等十餘人、
於前、以鞭叩案、一時頭絕、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其屍、容貌

不改斬而焚之、棄于漳流、天下寃之。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
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初、隆之見信、高祖性陰毒、
睚眦之忿、必報。儀同三司崔孝芬、以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
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洲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其罪、誅
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河內人、與高祖相結託、分義甚深。余朱榮向洛、以
子如為司馬、遷大行臺郎中、榮誅子如自宮內突出、與世隆
等走出京城。世隆欲還北、子如曰：「天下恟恟、惟彊是視。今走
北示弱、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迴軍向洛、出其不意。京

城可破。假不如心、猶足示威。強於天下。世隆乃還。逼京城、魏
長廣王立兼尚書右僕射、封陽平公。高祖起義、信都世隆知
子如與高祖有舊、出為南岐州刺史。子如泣涕自陳、不許。高
祖入洛、子如遣使啓賀。叙平生舊恩、徵為大行臺尚書。朝夕
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右僕射、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
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並坐同食。從
旦達暮、及還、高祖及后俱有賚遺、率以為常。高祖起義之始、
子如不預謀、直以故舊、遂當委任。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
與奪任情、受納無忌。興和中、以為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子如
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

史記 卷之一百四十八
一言不合意，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世宗輔政，以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于尚書省，一宿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犢牛，犢在道死，唯養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起行冀州事，能自厲改，甚有聲譽，詔復官爵，齊受禪，除司空。子如友愛兄弟，欽敬名士，然不事檢裁，言戲穢褻，復不

能平心處物。世宗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被任用，世宗崩，子如言其罪惡於顯祖，請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爲有司所奏，顯祖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免官，復拜太尉。卒，贈太師。子消難，尚高祖女，以主壻貴。公子邢邵、魏收等皆游其門。除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鎮武牢，與公主情好不睦。公主愬之，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恐，朝士疑渙赴成臯，云若與司馬消難連謀，必爲國患。文宣聞而忌之，消難懼，令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封滎陽公。遷大後丞，女爲靜帝后。除邳州總管，隋文輔政，消難聞蜀公尉遲迥不受代，舉兵應之，殺長史侯

莫陳杲邳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九州入鎮盡從之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隨郡公初隋文父武元奉敕迎消難結為兄弟隋文以叔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以舊恩被引見尋卒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復者以方之其赴邳州留妻高氏公主及三子在京高氏言於隋文曰消難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豫防之及消難入陳高氏母子因此獲免而廢靜帝后為庶人後嫁刺史李丹子如弟子膺之少好學美風儀歷中書黃門侍郎膺之宰相猶子兼有聲望所與游集皆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從侯

景膺之應誅以人才為文襄所惜特減死徙近鎮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公廼授膺之膺之事子如如父性方執與楊愔同為黃門郎及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有從姊喪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於樹下避之愔望見呼之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淪滯不叙乾明中遷國子祭酒患泄痢積年不起就家拜儀同三司趙彥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忽畧之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輳膺之永不至門每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養疾外齋馮几而坐不

爲動容言我患疾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游後進
膺之常與之棊杳偶後至膺之遂不復棊園宅閑素門無雜
賓性不飲酒疾久不堪讀書或以奕棊永日名士時相尋候
無雜言惟論經史好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
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卒年七十一李百藥曰高祖以晉
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委寄
深遠孫騰等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爲懷厚歛財貨填彼溪
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比擬不倫

韓賢

韓賢廣寧人普泰初除廣州刺史高祖起義余朱度律以賢

素爲高祖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賢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
舉烽若有寇至使者爲啓得停賢潛通誠于高祖除建州刺
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土民韓木蘭等作逆賢破之親按檢
甲仗有一賊藏於死屍之間見賢至忽起斫之斷其脛而卒
晉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
在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而
死時謂賢因此致禍贈司空賢固不應破函佛亦豈以物害人

薛孤延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高祖起兵拜車騎將軍高祖西伐
至蒲津竇泰失利高祖班師延殿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

十五口轉恒州刺史高祖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電
 火燒浮圖高祖令延視之延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
 火燒面延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鬢及馬踪尾俱焦
 高祖嘆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封平秦公性好酒多昏醉
 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遷太子太傅

張瓊

張瓊代人也高祖克夏州以瓊為慰勞大使留鎮之為周文
 所陷卒贈大將軍司徒子忻尚魏平陽公主為駙馬都尉大
 將軍建州刺史南鄭伯瓊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凡人官爵
 莫若處中忻以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豪險放縱與公主情

好不協為周武所殺時稱瓊之先見

斛律羌舉

斛律羌舉太安人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
 計羌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
 戰有同獺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逕
 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黑獺之
 首可懸於軍門諸將不同遂戰大軍敗績為東夏州刺史有
 疫疾刺胸竹箛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
 卿武平末侍中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
 由群豎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後主至齊

州以孝卿爲尙書令薛道衡爲侍中二人勸後主作詔禪位
任城王浩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詣鄴城歸
於周武授納言上士隋開皇中位民部尙書代人劉世清武
平末爲侍中任遇與孝卿相亞而周慎謹密過之世清能通
四夷語後主命作突厥字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敕中書
侍郎李德林爲序隋開皇中爲驃騎將軍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恪之後也深沉有膽畧舅子余朱榮稱兵入洛私
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除剪恐難制馭吾
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紹宗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

既執忠義忽欲殲多士謂非長策榮不從除并州刺史紇豆
陵步藩逼晉陽余朱兆擊之爲步藩所破欲徵高祖共圖步
藩紹宗曰今天下擾擾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英畧蓋世
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輒
相猜阻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滅步藩
舉兵信都及韓陵之敗兆撫膺謂紹宗曰若用卿言今豈至
此兆既死紹宗到馬突城高祖追至紹宗乃以兆餘衆歸高
祖高祖厚加恩禮參預軍謀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
府庫圖籍諸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奉屬紹宗以兄
爲主簿紹宗不用奉譖之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嘆謂其所

史綱 卷之十一 四十一
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元象初封索盧公侯
景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梁武帝遣貞陽侯淵明率衆十
萬屯寒山與景犄角擁泗水灌彭城紹宗大破之擒淵明廻
軍討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
兒聞高岳往曰兵精人凡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
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大破之景奔遁
西魏大將軍王思正入潁州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
岳儀同劉豐圍之堰洧水以灌城紹宗頻有凶夢惡之謂左
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蒜者算
也吾算將盡乎與劉豐臨堰見北有白氣乃入艦坐忽暴風

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向城下紹宗自度不免遂投
水而死時年四十九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
鈞而殺之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之贈尙書令太尉謚曰
景惠

慕容儼

慕容儼清都人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儼
容貌出群不好讀書頗學兵法余朱榮入洛授京畿南面都
督永安中梁將曹義宗圍西京州儼應募赴之北育太守宋
帶劔謀叛儼出其不意輕騎直抵城下云大軍已到太守何
不迎帶劔造次不知所爲遂出迎儼執之一郡以定余朱氏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八
敗歸高祖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承
尉已下數獲罪請儼少爲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
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
儼代爲刺史沙苑之敗諸州多翻陷唯儼獨全天保三年梁
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降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以城在江外
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共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將侯
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敵不能尅乃於上
流鸚鵡洲造荻茨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衆情危懼儼
勉以忠義城中有神隍神祠儼與士宰相率祈禱須臾衝風
歛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茨敵復以鐵鎖連緝儼還祈請風浪

夜驚鎮復斷絕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於城北焚燒坊郭約
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修繕
雉堞樓櫓蕭循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
力戰從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驍將張白石首敵以千金贖
之不與瑱約復并力攻圍城中食盡煮槐楮葉紵根水萍葛
艾等草及皮革筋角等物食之人死取肉分噉儼申令將士
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蕭方智立遣使請和
顯祖以城在江表詔還之儼至見帝悲不自勝帝呼令前執
其手捋儼鬚鬢脫帽看其髮嘆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
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威靈得申忠節

不屈豎子重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封成陽公。進爵義安王，卒贈司徒。子子會，郢州刺史。周武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枷其子赴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余朱氏將帥歸神武者，有代人庫狄伏連。天保初，開府儀同三司，性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以此見知，然貪鄙愚狠，為鄭州刺史，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恨之。開府參軍多衣冠士族，伏連不識士流，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王，除領軍大將軍，與瑯邪王儼矯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百餘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

不知何王

有饑色。冬至日，中表相賀，其妻為設豆餅。伏連問：因何而得？妻云：於馬豆中分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戒妻子：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視，積絹至二萬疋，簿錄歸官。

高翼

高翼，渤海人，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余朱榮弒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怒，破家報恩，在此時也。榮性猜忌，忌則多害，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八
輯而卒。子乾，字乾邕，拜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居藩，乾潛相託附。及余朱榮入洛，乾還鄉里。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將亂，遂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屢敗齊州士馬。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榮以乾前罪，不應居近要，乾遂解官歸。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大喜，時榮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效。余朱兆入洛，遣監軍孫白鷄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見白鷄至，知將圖已，乃潛勒壯士襲據州城，殺白鷄，執刺史元仲

宗，推封隆之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登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靈助被殺，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余朱氏無道，殺主虐民，正英雄效義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匹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勿憂。」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因說神武曰：「余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動，則倔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計之。」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受命而去。時高

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余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禽之遂平殷州中興主立拜乾侍中司空封長樂郡公初起事時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乾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解侍中乾雖求退不謂便見許旣去內侍朝事罕所關知居常怏怏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已用於華林園讌罷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復立殊效雖則君臣義同兄弟欲共盟約以敦情契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又不謂帝便有異圖遂不啓高祖時禁園置邪

曲三千人乾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群豎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雖示疎外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難將作矣禍必及我乃密啓高祖高祖名乾詣并州論時事乾勸高祖宜受魏禪高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叔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及變難將起昂密啓高祖求爲徐州刺史將發帝知乾泄漏其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私有盟約今復反復兩端高祖惡之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名乾示之對高祖使人詰責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旣有異圖而乃云臣反復夫以人主推惡於臣下復何所逃命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聞者莫不嘆息後高祖討斛斯椿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長子繼叔襲祖洛城侯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故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所棄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豔且慧善書記工騎乘慎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談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裳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已會除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降西魏慎與周文率衆東出高祖敗之於芒山慎妻子將西度於

見擒神武以其勲家配沒慎一房而已李氏在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司徒昂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父翼爲請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翼以其昂藏敖曹因字敖曹焉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建義初兄弟共舉兵奉旨散衆除通直散騎侍郎解官歸鄉里陰養壯士余朱榮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執昂送晉陽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莊帝引見勞勉之時世隆逼官闕帝臨大夏門指麾昂旣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勅敵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壯之除

乾傳入見羽生書計羽生與乾俱出因禽之在此事之後蓋羽生既敗走李元忠來

直閣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尙繁請還本鄉招集部曲除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京師不守與兄乾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余朱羽生潛軍來襲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乾率五百人來救未及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稍絕世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乾開門奉迎昂在外畧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其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余朱兆於廣阿又隨高祖討兆於韓陵昂自領鄉里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欲割鮮卑千餘人相參何如昂曰昂所將部曲練習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

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及戰高祖軍小却兆乘之高岳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兆由是大敗是日徵昂高祖幾殆封武成侯兄乾被殺昂自冀州奔晉陽斛斯椿襲起高祖南討令昂爲前驅武帝入關昂追至崤陝不及而還天平初除侍中司空昂以兄乾卒於此位固辭轉司徒昂着小帽世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龍高昂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昂攻剋上洛獲刺史泉企會竇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亦何恨所嘆息

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卽啓季式爲濟州刺史昂
還復爲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虎牢御
史中尉劉貴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
使召嚴祖昂不時遣使者促之昂怒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
脫時難昂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較明日貴與
昂坐語頗譏昂昂怒拔刀斫貴貴走還營昂鳴鼓會兵數之
侯景與冀州刺史萬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輕中華朝士
惟憚昂高祖每申令三軍爲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昂
嘗詣相府掌門者不納昂怒引弓射之高祖不責也元象元
年進京兆郡公與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周文率衆救之

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取昂佩刀以行昂殺之京
兆曰二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見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
己昂旦起使折其脛劉桃棒在渤海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
付賊桃棒知昂必死奔赴昂軍昂輕敵建旗蓋以臨陣西人
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太守高永洛與昂隙
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
於橋下追者見其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告之昂奮頭曰來
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爲此奴所害將殺之
盧武諫而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于路神武聞之
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

與之周亡猶未克贈太師太司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永昌王西魏歸昂首猶可識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至置函正當巢處其妻張氏常見昂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子突騎嗣早卒文襄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入周爲大將軍隋開皇中爲黃州刺史季式字子通韓陵之戰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天平中爲濟州刺史濮陽民杜靈椿聚衆萬人攻城掠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陽平路叔文聚黨爲亂季式討平之遠近清晏季式兄弟貴盛有勲于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

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追督賊盜多尅捷客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何故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出其不備破之必矣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邛北師徒大敗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去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鎮永安兄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誠待之如舊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子四年發疽卒贈冀州刺史季式豪率好酒又恃勲功不拘檢節與

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忽憶元忠開城門
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兄慎叛解職黃門郎
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高祖之壻也勢盛當時因退食
暇尋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門鍵閉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
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
怪今若復留我得罪無辭恐君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
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
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
君盡與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
索一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脫車輪

惡於投
唯矣

吏留一宿時失消難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出乃具言之世
宗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今朝士與季式
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優遇如此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
亦以勇力稱爲余朱氏守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
來與從叔爲二曹曹愠曰何以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入
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阜脰長丈六尺以爲二稍送其
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疾恟聲聞
於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衰葬畢而散
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弘毅方重從容雅服
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喘喘寇范陽曹登城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八
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群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

封隆之

封隆之字祖裔、回之子也、為魏汝南王悅參軍、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眾五萬人、遣大都督元遙及隆之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余朱兆入洛、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尅之、乾等推隆之為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迎于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侍中、封安德公、隆之將赴都、過鄴、謁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往事余、朱氏中復垂阻、猜忍之人、志欲無限、又此

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小人相聚、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朝議以余朱榮配食明帝廟、庭隆之曰、榮為人臣、親行弑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後為斛斯椿所構、逃歸神武、孝靜立、遷尚書右僕射、高慎反於北豫州、廣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世宗密書與隆之、使悉收慎黨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恩旨既行、望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首參經畧、謀算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贈太保、神武至冀州、次交津、追憶隆之、與司馬子如言其美、為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子

子繪嗣爵拜平陽太守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武定元年周文帝擁衆來侵高祖於印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高祖欲攻長安或以爲不可子繪曰賊衆瓦解黑獺僅以身免魂膽俱喪進取關中正在今日昔魏祖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後終魏世竟不能得願大王勿疑高祖然之以時方盛暑遂班師神武崩文襄以子繪爲渤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望但東土須卿鎮撫衣錦晝游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畧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徵拜尚書右僕射卒弟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

塔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渤海太守定遠過之子繡妻及諸女讌集定遠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終通州刺史隆之弟子孝琬字士蓓性恬靜好文咏爲東宮洗馬卒邢邵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乃相遇分好遂深孝琬靈視歸邵昕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弟孝琰字士光爲散騎常侍聘陳還坐魏收囑其門客從行決鞭二百除名後爲南陽王友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爲義孝有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因共傳笑士開大怒會黃門郎李瓌奏南

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
 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孝琰為婚事入見帝
 決馬鞭一百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自此沉廢祖珽
 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命善
 談戲威儀閒雅人皆慕之珽好自矜大孝琰媚之曰公是衣
 冠宰相異於餘人聞者大以為恨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
 承音旨道人曇獻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以為沙門統後
 主憾之因僧尼他事辭引曇獻敕有司推勘孝琰致於極法
 後與崔季舒等以正諫被誅族兄述清河中歷度支五兵殿
 中三尚書厚積財產一子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

大鞭兩次
 元三百五
 復不免
 死

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取所供養佛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
 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
 女述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
 廢皆恡嗇所致

李元忠 此人甚高

李元忠栢人人父顯甫豪傑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
 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除河南太守
 封平棘子元忠為魏清河王懌主簿以母老多病專心醫藥
 遂善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實
 有舉貸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嘗亡二馬既獲盜

卽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魏末，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去。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莊帝崩，元忠棄官還，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乘路車，載素箏濁酒以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聞公招延俊傑，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朱氏乎？」神

武曰：「富貴皆由之，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時，乾、邕已至。神武曰：「叔輩麤人，何肯來？」元忠曰：「雖粗，頗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失也。」神武曰：「吾戲之耳。」元忠進縱橫之策，深見嘉納。復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見委。」冀殷旣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垂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握元忠手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禽斬之。神武令行殷州事，遷太常卿。武帝納高祖女爲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高祖於宣席論叙舊事，撫掌欣笑云：「此

史綱 卷之一百四十八
人逼我起兵。元忠曰：若不與待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曰：建義不慮無止如此老翁，不易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高祖鬚大笑。封晉陽伯。時朝廷猜貳，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故不在嫌嫉之地。天平初，除光州刺史。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濟，報用萬石。元忠以爲少，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待中。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林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閭，會興飲酌，蕭然自得。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以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

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久忝名官，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乞在閑冗以養餘年。除驃騎大將軍，曾獻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以百縑。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共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庭室，無曠葛巾，擁被傾壺，獨醉使婢質酒。更酌二人，請妻出拜衣不曳地，嘆息而去。大餉米絹。元忠受而散之。卒年六十。贈司徒，謚曰敬惠。元忠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一丸而落。子搔嗣。搔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父

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去鄴三百里，徒步往來，在路飲水而已。雉兎馴狎，入其山房，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侃等慚，遂讓爲閑田。元忠族叔遵，魏京兆王愉司馬，愉據冀州叛，遵遇害，贈幽州刺史。子渾，字季初，以遵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求爲青州司馬，奉老母，攜妻子，赴青齊。未幾而余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議者以爲知幾。普泰中，崔社客反，圍青州，詔渾爲北道行臺，赴援諸城，從賊各自固保，衆議攻取之策。渾以社客賊之根本，今圍城不克，衆心離阻，若簡練精勇，銜枚

夜襲，出其不意，可擒殄也。社客就擒，諸郡可傳檄而定。渾遂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潰，生擒社客。海隅清定，爲東郡太守，以職徵還。齊文襄使武士提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謂禮賢耶？文襄笑而舍之。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魏收等修撰。渾謂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圍州城，城中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舊有一池，涸竭已久。渾齋戒祈之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卽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子湛，兼通直散騎常侍，陳聘。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繪字敬文，儀貌端偉，神情朗雋。

舅河間邢晏每嘆其高遠曰若披烟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
良在此甥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
曰未若我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
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否
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有猛虎人患之繪
至俱鬪死於城西咸以爲化感所致勸繪申上繪曰猛獸因
鬪而斃自是偶然貪以爲功人將窺我不聽高陽舊多陂淀
後澹水涸繪置農正專生勸課墾田培塿家給人足瀛州三
郡人詣州請爲繪立碑神武東巡郡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
之河間太守崔謙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曰鴿

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疎懶遲鈍不能
追飛遂走相奉事也文襄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見書遂
不果補大將軍司馬除右長史卒緯字乾經爲中散大夫聘
梁遷尙書南主客郎鄴下謂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
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爲司徒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可謂不
次以卿人才故有是舉耳性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
意梁謝朓來聘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
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
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還除太子家令
卒族孫公緒字穆叔沉冥樂道矢心不仕明天文圖緯之學

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
 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善陰陽之術有秘記臨
 終取以投火弟槩字季節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
 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
 爾時人揆其行已強為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稿常持論云
 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情靜慾實汨之然則性也
 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
 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其身泰則好色縱酒所以怡情否則
 收視反聽所以養性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
 出入人間或栖遲物表逍遙寄託莫知所終為并州功曹叅

軍卒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栢人人好學善屬文拜兼通直散騎常侍孝
 貞從姊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為廢帝妃祖欽女一為後主
 娥英一為琅邪王儼妃從祖騫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
 女多有才貌與帝室姻媾重叠孝貞與弟孝基並以文學自
 達恥為外戚家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
 貞不許乾和譖之出為太尉參軍隋開皇初遷蒙州刺史不
 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
 髮筋力衰倦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

史余同慨

歌對酒終日為歡。徵拜內史侍郎。參典文翰。出為荊州刺史。
卒。情與既盡。雖典文翰亦無佳處。

盧詢祖

盧詢祖。范陽人。祖文偉。封大夏男。詢祖襲爵。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黃門敕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有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之句。時稱其工。後朝廷大遷除。詢祖立於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

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長城賦。有曰。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問於荆棘。邢邵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眾共嫉之。宗人思道謂曰。卿何為招四海物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邢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長廣太守邢子廣。曰。二盧云。詢祖有規檢。彌衡

思道無冰稜文舉歷太子舍人卒文集十卷皆遺逸嘗為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云君王盛海內伉儷徧寰中女儀掩鄭國賓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堯臺夜明月滿床空叔宗道性粗率重任俠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妓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命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沉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宗道族人勇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至遣勇進觀形勢於是率

騎至大隗山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其儀同程華斬其將王征蠻驅馬二百匹而還授揚州刺史鎮宜陽勇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云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但依朝廷所委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勇有馬五百匹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疋贈司空冀州刺史

魏蘭根

魏蘭根鉅鹿人為定州參軍丁憂將葬常山舊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立祠伐其栢為榔正光末都督

董卓祠應
毀父母之
喪人所自
盡榔樹必

李崇討茹茹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強宗子弟或國家肺腑寄以爪牙號曰府戶近來垂實役同廝養班齒致失清流舊族依然榮顯顧瞻彼此理宜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請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舊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以聞不報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雍州寶夤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饑寒柰何以充僕隸乎盡歸其家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境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高祖將入洛陽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

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後難測與高乾及黃門崔俊言於高祖云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蘭根等構毀之深為時論所非太昌初除開府儀同三司封鉅鹿侯高乾之死蘭根懼移病免卒贈司徒從弟愷以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顯祖大怒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來時顯祖失德朝中皆為之懼而愷神色坦然顯祖曰死與長史孰優任卿所擇愷云能殺臣是陛下不受長史是愚臣顯祖謂楊愔云何慮無人苦用此漢何為放之還家沉廢積年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曰授官咸由聖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

得言不知情欣然曰此言簡要更不須多數日除霍州刺史
為治有方邊民悅服大寧中卒

崔悛

崔悛，遼五世孫也。祖叔或，自宋入魏，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畧病，醫不能療，或針之，抽針即愈。為冀州別駕，見疹者喜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有名。或子景哲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司徒長史，子罔尤工相術。武平中為散騎常侍，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

本意同族
詳故

見也。其精如此，罔性廉謹，所得俸秩必分親故。臨終誠其子曰：「夫恭儉德之興也，傲侈禍之機也。乘福輿者康，休蹈禍機者傾覆。汝其誠之。」族人休為尚書左丞，魏孝文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子悛字長孺，歷給事黃門侍郎、神武入洛，名百官士民議所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賢明，可主社稷。悛作色曰：「若論賢明，當待我。」高王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使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封悛武成公，以貪污為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文襄以石愷為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

賊太守打殺人，陵曰：何不答府君？我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遇赦出，復為黃門。授徐州刺史，陵性暴慢，寵妾馮氏，淫且狡，假其威勢，恣情取受。初，陵為常侍，神武欲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陵曰：收輕薄，徒耳。引祖鴻勳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陵備鹵簿出迎，使人相聞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收挾宿憾，故以此挫之。陵甚不平。此言轉七兵尚書，陵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疑如神。以簡貴自處，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大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止，謹。陵後到，一坐無復談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

尺，面如刻畫，言效作洪鐘聲，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陵以門第自矜，常與蕭祇明、少遐等宴集，終日，陵獨無一言。少遐晚謂陵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陵無他言，直曰：爾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陵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或以告暹。暹以啓文襄，文襄絕。陵朝謁，陵要拜道左，文襄怒曰：黃領兒何足拜也。鎖陵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稱無此言。陵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陵子瞻曰：尊公意欲結姻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為言於文襄曰：崔陵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

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策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悛若殞於作所、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能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悛勳舊、乃舍之、悛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不堪、忝當大任、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不滅、天保初、除侍中、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男、回授弟子約、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納悛妹爲博陵王妃、敕中使曰、若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又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

男、孝順富貴、悛對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爲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所劾、與悛名詣廷尉、詔斬馮氏於市、支解之、悛病死獄中、悛有辭藻、然性豪侈、溺於財色、旣與魏收不睦、及收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而憾不釋、子瞻字彥通、美容止、神彩巖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之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爲詩

史綱 卷之二十四
詔問邢邵曰。瞻此詩何如其父。邵曰。悽詩弘麗。瞻作清新。並詞人之冠冕。宴罷。衆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楊愔欲用爲中書侍郎。問盧思道。瞻文藻何如。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遂奏用之。愔曰。昔裴瓚爲晉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亦當無媿裴子。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譏。在卿尤切。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性遲重。不堪敷奏。孝武踐祚。除太子中庶子。詔議三恪。太子少傅魏收立議。朔士莫不雷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

瞻正色曰。聖上詔群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文。直此冷笑。崔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抑草萊。諸生欲何以自進。瞻色厲詞嚴。收大慙。竟無一言。大寧元年。兼散騎常侍。聘陳。過彭城。道旁有其父所立碑文。讀之。哀感未畢。而絕倒。從者驚以爲中惡。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襲爵武城公。遷吏部郎中。卒。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恒別室獨食。有裴御史。河東人。伺瞻食。往造之。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明日自攜七筯。恣情飲噉。瞻曰。我初不喚君食。乃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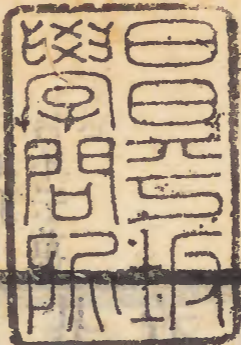
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為潦倒、而贍終不改焉、選曹以劉逖為縣令、贍曰、官長正應馮子琮輩、乃復屈名人、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悛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為君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常醉而止、天保初、悛為侍中、仲文為光祿大夫、同日拜受、時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欲罰之、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卒官子儵、字岐叔、少與范陽盧

才不可存
况地耶
不云萬

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隋開皇四年、授員外散騎侍郎、以韓常得無事、一醉輒入日、越公楊素重儵、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聘禮甚厚、親迎之日、公卿滿座、素令騎迎之、儵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儵禮甚倨、言又不遜、素拂衣而起、遂罷坐、後數日、儵來謝、素待之如初、授易州刺史、或言其不堪、追停之、儵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仲文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長八尺餘、姿神雋異、武定中、為平原公

既為嫻親
何苦如此
若非嫻親
又不敢如
此大約沽
名耳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開府祭酒與兄子瞻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
退朝子約馮几對之儀望華美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
爲二天人也爲考功郎卒休弟子愍字長謙爲青州司馬賊
圍城三百日讀書不廢几手抄八千餘紙後兼散騎常侍使
梁謂人曰我厄在吳國忌在酉年此行恐不免還未入境卒
年二十八



史緯卷一百四十八終

嘉永三酉

